

散文

农家孩子会爬树

■王天瑞

几十年前，在豫东的广大农村，谁家的孩子不会爬树哩！他们不但会爬树，而且爬得麻溜、爬得利索、爬得优美。

上树前，抬头仰望一下树梢，猛地一跺脚，双手抱住树，噌——噌——噌——不大一会儿，就猴子似的爬到了树上。下树时，咪溜——咪溜——咪溜——转眼之间就落在了地上。我敢说，黄村的孩子大都会爬树，男孩会爬树，女孩也会爬树，如果不会爬树，可让别人找到了笑柄：“咦，他不会爬树！”“哈，她不会爬树！”

如果谁不会爬树，不但被小朋友们看不起，还会受到生活的嘲讽。春天，孩子们的“第一乐”是吹柳笛，你不会爬树，谁会把你好的柳笛送给你！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槐花儿开了，榆钱儿圆了，大人忙着在生产队里干活，孩子们就爬到树上采槐花、捋榆钱儿，你不会爬树，谁会把你救命的花菜送给你！夏天，会爬树的孩子，能自由自在地爬到树上捉知了，能英勇豪迈地爬到树上捣鸟巢，能口水奔流着爬到树上摘银杏——就是那肥嘟嘟、黄灿灿、酸甜甜的银杏啊！秋天，梨树上的脆甜在点头，沙果树上的清香在招手，山里红树上的美味在微笑，柿子树上的诱惑在舞蹈……如果你不会爬树，就老老实实地垂涎三尺吧！爬树，说起来有点土里土气，不过，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技艺，却是农家生产、生活、生存的必备本领。

黄村是一个古寨，周围有高大绵延的寨墙、威武雄壮的寨门、宽阔幽深的寨海子。寨墙附近和寨墙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因为地是无主地，树也是无主树，人民公社以后，这些地和树才属于了“公家”。树林子自然成了孩子们施展拳脚的天堂。就说铁夯时代的那一群铁孩子吧，他们在铁夯的统帅下，经常在树林子里进行爬树比赛。铁夯出生后，起名叫

铁夯，于是村里在他之后一二年出生的孩子，就跟着铁夯的名字叫：铁锤、铁柱、铁碾、铁磨、铁塔、铁钩、铁铲、铁棍、铁篮、铁筐……他们每次比赛，都是铁夯的“裁判员”，可当比赛结束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大家争论不休，铁夯也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们不会制定公平公正比赛的条件。渐渐地，铁夯想出一个好办法，两人两人地互相比赛。他们各选出一棵树，两人同时爬。其实，这样也不公平。树的粗细不一样，细的好爬，粗的难爬；树的种类不一样，树皮光滑程度不一样，粗糙的好爬，光滑的难爬。孩子们还是知识少啊！不过，孩子们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怎样使比赛公平公正。以后再比赛，他们就在一片树林子里，选择两棵位置相近的、粗细相似的、树种相同的树，作为比赛用树。逐渐地，他们还进行三人三人的、四人四人的、五人五人的比赛，孩子们也有名利思想。铁筐是个小胖墩，像个小肥猪，从来没有赢过一个人，天天哭着回家向他娘告状。他娘一看，铁筐肚皮上的灰都被树皮拉光了，还有几个地方在流血，很是心疼。就说，明天保证能赢。他娘偷偷送给铁夯一个新弹弓，安排说，让俺铁筐也赢一回。第二天比赛前，铁筐又送给铁夯一小袋碾转。在比赛时，铁筐连着赢了三个人。多年后，大家讲起少时爬树，还有人笑谈铁筐，你从小就会走后门。

几十年来，在黄村，还真没有见过谁家的孩子爬树摔下来。唯一听到的，是一位叫妞妞的年轻媳妇（现在这媳妇已经70多岁了），讲她在娘家掉树的惊险。春天，生产队里截了伙，人们只好每天夜里到野外偷割大麦苗，回来煮着吃。突然一天，她家院里老榆树上的榆钱哪噜下来了。娘叫她，妞妞，捋榆钱！妞妞放下书包，拿出一根绳子，那头拴在笆斗上，这头拴在腰间，噌噌噌往上爬。妞妞正饿，

爬到树梢上，一把一把地捋着榆钱往嘴里塞。好吃！好吃！我的娘哎！真好吃！咔嚓一声，脚下的树枝断了。妞妞仅一只手抓住树枝，身体悬了空。娘喊，妞妞！妞妞！妞妞！扑通一声，妞妞摔了下来，摔在树下的软床上，把床腿都砸断了。不过，妞妞只是迷糊一会儿，啥事没有。娘赶紧跑到堂屋去烧香，感谢老天爷。

在那物资匮乏、文化噤声的年代，孩子们爬树，还爬出不少故事哩！有的人家养蚕卖茧，还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指使孩子们爬树采桑叶。很多孩子成年到头没有见过一分钱，村中一位老中医说，你们上树找爬蚌皮吧，我收购，当场给钱。于是，孩子们意外地成了“富翁”。捉迷藏，是孩子们晚上最乐意玩的小游戏，有的“迷藏者”悄悄藏到树杈上，害得“捉迷藏者”常常埋怨自己笨笨笨……

时代变了。当农家有了饭吃、有了钱花、有了玩乐的时候，谁家孩子还磨破肚皮去爬树！尤其是独生子女，家长们更是绝对不允许宝贝疙瘩去爬树哩！



源远流长古邓城

■戚富岗

一个关于朱元璋的传说

和春风一道
顺着沙河的水波
去邓城印证一个关于朱元璋的传说

大石桥说
朱元璋就出生在邓城
这孩子命大着呢
青龙寺说
朱元璋就出生在邓城
他在庙里生活过
村民们说
朱元璋就出生在邓城
他是邻居家的小伙儿
卖烧饼的大叔说
朱元璋就出生在邓城
吃落炉烧饼不止一个两个
这里的人们众口一词
朱元璋就出生在邓城
就在邓城百姓的心目中不停奔跑着

在邓城，所有
和朱元璋手拉过手的
所有和朱元璋肩并过肩的
所有和朱元璋打过招呼说过话的
人们、风和泥土
都可以把那段往事讲述得绘声绘色

说话间，我的眼前闪过他的背影
我大声地喊，朱元璋
他回过头来挥挥手说，我
真的不想离开
不过，我得走了
慢了就赶不上义军的队伍

邓城白蛇岗

任白沙把时光掩埋
却掩不住一段历史的传奇
任白蛇法力无边
却抵不住不惧生死、同心戮力
任风雨交加、险象环生
却阻挡不了一颗心的大爱和勇毅
你把真善和仁慈擦在手心
只一剑
就挥出一片不朽

征服和杀戮算不上高明
积善者善以应之
得人心者天下可归
因为你是刘秀
所以你深谙这些道理

你这个在邓城增分不少的刘秀
昨天我们刚在一个叫白地的村子谈心
今晨，我和你又在河边相遇
你腰佩剑真诚地问道
这里还有没有白蛇

邓城猪蹄

邓城猪蹄是邓城的
邓城猪蹄是邓艾的
邓城猪蹄是邓艾的厨师的
邓城猪蹄是叶和的
邓城猪蹄是叶脑的
邓城猪蹄是叶脑的儿子的
邓城猪蹄是叶脑的儿子的儿子的

邓城猪蹄在三国时就放进锅里
先是大火，接着是文火
隔着500年能看见灶里的火苗一闪一闪
隔着1000年能听见水沸腾的声音
隔着1500年能闻见浓浓的香
隔着2000年能看到产业的做强和工艺的创新

煮着煮着已经是唐朝了
煮着煮着已经是宋元明清了
煮着煮着邓城猪蹄店像雨后春笋
出现在了周口、漯河、商丘的大街上
出现在了郑州、上海、北京的大街上
于是邓城猪蹄不再只是邓城的
不再只是邓艾的
不再只是叶和叶脑的
也不再只是叶脑的儿子的
邓城猪蹄也不再只是猪蹄
还有着勤劳、智慧、热情、善良
和1001个美丽的传说

小小说

二爷给我件破棉袄

■飞鸟

想来想去，还是去二爷家借吧。
二爷是镇小学的伙夫，手头宽裕点。自从父亲生肝病后，有联系的亲朋门槛上都留下了我的脚印，二爷家的槐木门楣上我的脚印重叠了三次。

二爷官差不自由，农忙大多抽不开身，他家的农活多是父亲帮忙干的。二爷回来，炒几个菜拉父亲喝酒，一瓶地方白干，总喝得天昏路不平。当然，这些都是父亲病前的事。

二爷家在夏村东头，我家在夏村西北角。去二爷家可以走大街，还可以从屋子后的田间小路斜着绕过村中几个热闹地带，沿无名小河的堤岸，穿过一片稀疏的桐树林，就能看见二爷家的山墙了。父亲生病半年后，我开始喜欢躲避开人群。

黄昏，我沿着田间小路去二爷家。再寻摸不来钱，父亲床前的吊针瓶就会空了。今天二爷从学校回来，机不可失。

二爷家正吃饭，两大盆菜，白菜和粉条散发出香味，萝卜炖肉散发出甜香。“辉来了，一起吃点。”二爷圆脸红润，额头明亮，眼睛温和地望着我，举着筷子示意我坐。二爷瘦削，大眼睛，热情地说：“辉来了，刚才你爷还念叨你呢，这么晚

了，你吃过了吧。”我偷偷咽下口水，点点头说：“吃过了。”二爷问：“你爹——”二爷起身给我抓了把炒花生说：“辉，吃点花生。”二爷咽了几口饭，清清嗓子说：“辉——”二爷说：“辉，喝点红糖水。”说着忙给我倒杯糖水。堂姐小声说：“听说肝病传染呢。”我没敢动面前的茶缸。二爷说：“辉，你来没啥事吧，没事就回去吧，天黑透了。”我也正想离开，借钱的话是不能够说了。

二爷从里屋拿件破棉袄，说：“冷了，披披。”二爷认真地看几眼棉袄，热情地说：“是啊，是啊，快披上。”这件棉袄快看不出颜色了，前襟、肘弯打着几个补丁，袖口油腻闪闪发光，下摆露出几团褐色的棉絮。我硬着头皮接过，一股陈腐味袭来。我捧着破棉袄，走出二爷家，眼泪落在棉袄上。身后传来二爷的话：“事不过三，这都来借三回钱了，下次没让失面子，再说那病又瞧不好，哼。”二爷压低声音说：“小声点。”

我流着泪走上河堤，心里又难过又恨。父亲生病后，难过成为常事，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恨，不是恨二爷不借钱，钱是人家的，借给你是情分，不借给你是正常，再说去二爷家借过三次钱了，一共

是两千三百四十一块，这笔钱对庄户人不是小数目，这次的恨主要是破棉袄。这件棉袄太破旧了，就算施舍给乞丐，也不一定拿出手。我甩手把破棉袄扔进了河里。破棉袄在水面像只黑色大鸟，扑扇几下翅膀，沉入水下，顺着缓缓流动的河水，向南，向东，流进涡河，注入淮河。

经过二爷家的菜地时，白色的大棚在月光下很亮。我四下看看，四野静，我跑过去，手脚并用把大棚的塑料布弄了个稀烂。心里的闷透过几丝清凉，恨淡去了许多。

埋葬父亲时，二爷哭得很伤心。二爷拉我到一旁说：“四百块钱应该可以住进医院的，咋这么快就不中了？”我不明白二爷的话。

他看我不语，说：“辉，前几天爷手里也没钱了，找了好几个老师才借了四百块钱，那天晚上塞进破棉袄兜里给你了。原指望大棚里菜秧多卖点钱，再给你送些，不想大棚塑料布烂了，菜秧全冻死了，唉。”

我跪在二爷面前，泣不成声……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于我却清晰如昨。